

母語青少年組獲獎作文（14歲--18歲）

我的家園

第三名： Ruyi Zhang/张如一

就讀學校:Chino Hills High School

年級：10

我记得有一个村子很小很小，但我却很爱很爱那里——因为那是我的故乡，我的家——是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地方。我对着身后繁华的灯红酒绿摆摆手，扭头踏上了回家的路。“呜呜——”火车嘶吼着，发动了。而我呢，我自己是知道的：人尚靠在火车的座椅上，心却像是多少次午夜梦回那样，急急地飞回去了。

我紧了紧衣襟，背好行李便往村中走去。沿着小土路往前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棵生了新芽的参天古树。这树上了年纪，坑坑洼洼的树皮仿佛是花甲老人的脸；挺拔的主干估计几个我都环抱不来；树下的根须交错着盘绕着形成了一个一个小空间……这儿，就是我儿时和同伴们争夺过的“领地”了。那时候我们一群皮孩子总是抓着树皮疙瘩爬上爬下的，边爬边闹着让树下乘凉的老爷爷给我们讲故事听。那时候也没什么电影院，因此这些淳朴的山村故事格外受我们欢迎，我们总是要听上大半天——那时候我们都觉得，若不是长辈非拎着我们回家吃饭，大家都还可以再听个三天三夜！“啾啾！”两声黄莺叫把我拉出了回忆，我笑着摇摇头开始观察四周。嗯，这树好像远不如昔日那么繁茂了，如今枝丫零零星星，连四月懒懒的太阳也遮不住了，挺可惜的。目光又落在了树下的光影中，我看到是一群孩子在追逐嬉戏着，也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新游戏？叽叽喳喳的还真是热闹。

弯腰绕过那棵古树，泥泞中有条石子小径，在路的尽头我拨开了丛丛半人高的枯草——一方池塘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凑近些去看，它倒是和我记忆中一模一样。虽不算很清澈，却盛下了一片天空；虽不算很宽广，却养活了一池鱼虾。水面上映出了我的倒影，我像小时候那样挪挪脚步，池中粉嫩嫩的荷花又嵌在了我的发顶。闷热中一阵小风拂来，微波中的一切荡漾着蔓延开来，蔓到了云际，蔓到了天边。空气中的水汽越发厚重了，乌云环抱了整片天。半晌，豆大的雨点从空中坠了下来，从零星星到细细密密，砸碎了一池清浅，砸散了灼人酷夏，也砸得我慌慌张张了。

我凭着记忆去寻找，终于在变成一只完美的落汤鸡之前找到了位于山坡顶的小木亭。我赶紧冲进去坐下来，长出了一口气。小时候树下的老爷爷给我讲过，这个正在帮我遮挡风雨的亭子是我太爷爷他们建的，算下来距今也是将近百年了——也不知道当年他们用了什么方法，使它牢靠坚固至今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我发现天的颜色又变了，缕缕金光破开了云层，洒落人间；串串水珠被蒸融了，无影无踪。云都在咧嘴笑了，鸟儿开始歌唱。还真是雨过天晴，云淡风轻。眼前的光景美的不得了：枯黄了的草儿铺满了山坡，它们就那么放松地趴着，像是在酝酿来年逢春的花开；我正对的山坡下面散散立着几棵果树都成熟了，我以前总是摘了它们来吃，那有又脆又香的小苹果，有甜美多汁的梨子，还有酸酸涩涩的青葡萄；如果再往远望就一定会被那片灿烂炫目的金捉住眼球，我以为我站得足够高了，却还是找不到那麦田的边际，茫茫又茫茫，与同色的天接在了一起。意识到时候不早了，我开始往山下走。我顺路抓了几粒野酸枣吃，放进嘴里时牙都倒了。

一阵夹杂着冰渣子的风迷了我的眼，待我再睁开时四周已然化作了白茫茫的一片。我们这个村子的冷是那种干冷，出门一定要裹得厚厚的。我搓了搓手，把手掌朝上伸出去接雪花，然后看它们一片片落在我的掌心，再被我的体温融化——我觉得自己心里也是暖暖的。我边走边想着我温暖的家，那里向来是暖融融的：以前家里烧的炭火是暖的，前两年家里新装的暖气也会是暖的；曾经啃

过的烤地瓜是暖的，现在等在家里的羊肉火锅也会是暖的；过去的欢声笑语是暖的，过会儿的重逢团聚也会是暖的。雪地唱着“咯吱咯吱”的歌谣催促我赶紧回家，我听话的加快了脚步。我觉得，再不进到屋里去，我就要冻成雪人啦。

等我再睁开眼睛，耳边已经没了火车的轰鸣声。我相信我一定还会再见到那些风景的。我眨眨眼睛，顺着人群出了站口，看他们或急或徐地各奔东西着，我选择了站在原地等候。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，笑意再也无法收住。我说：“妈，我回来啦。”